

回看山之巔

那一次，妳問我，站在東北亞距離天空最近的地方，是什麼感覺？

年輕的時候最喜歡蒐集感覺，尤其是最浪漫、最愛、第一次去…，彷彿集點數一樣，收集眾多的「之最」可以兌換一個限量版的人生公仔。後來發現，那時的我被盲目的青春激素牽著鼻子走，勉強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去兌換來的公仔，只是粗製濫造，我有，而別人也同樣擁有的東西。日子一久，不想碰觸卻又不甘丟棄，就隨它佈滿時間的灰塵。

登上玉山頂究竟是不是類似的經驗？很難對妳描述。從七歲孩童到七十幾歲的老人都曾成功攀登，有人更是當成散步般，一去再去，看別人如此輕而易舉征服百岳一座，令我們也躍躍欲試。站在距離地表 3952 公尺的高度上，心中滋味如何？那時的我們確實是很好奇。

其實還有另一個理由。一路讀書到畢業出校門，我們的人生像白紙黑字那樣單純與單調，登上講台後，警覺自己腦中的文字無法複寫給學生，他們不像我們以前那樣容易滿足，只要藉由純粹的語言和文字，就能自行架構一個現實之外的世界，他們需要聲光影音的刺激才能收服。所以，有時候我們是爲了學生而去視聽言行，其中有多少的惶恐和不篤定，真的需要這樣嗎？這些蒐羅而來的公仔果然就是人生或現實的縮版？總之，連自己都還不定性的時候，我們儘可能地做了，再說。

主辦人規劃了行程，計畫輕裝單日來回，每個人備妥自己的飲水及乾糧，各自量力而行。雖說量力而行，我們卻不願錯過登頂，尤其我不僅志在登頂，更是早早就做了功課，舉凡玉山的種種，毛地黃、台灣馬醉木，尤其是特有種的玉山佛甲草、玉山金絲桃、玉山沙蔘、玉山小檗、玉山龍珠草、玉山薄雪草…，所有以玉山爲名的生物，都在我的造訪之列，興沖沖不下於策畫一趟出國旅程。誰知這是第一次，會不會也是最後一次攀爬玉山？雖然它就在台灣境內，有時候竟覺得比飛機可抵達的任一個國度還遙遠，我不確定自己有多少機會可以重返，於是，專注在行程規劃與幻想這一切，比該鍛鍊自己體力的時間多更多。

上山的路我們一起走，大致上並不難，只是磨人。年輕的我恰恰是最不禁磨的時候。或者，我以爲自己很不禁磨，學生的任何成敗毀譽，都會刮成心上累累的刻痕。常常我得離開，好好找個地方填補罅隙裂痕，恢復平整的心情再面對學生。我原以爲登玉山是這樣的一趟填補的旅程。用自我折磨的方式。

清晨四點多由東埔停車場開始出發，一路上銀河燦爛，顯然城市中消失的星子都移居到高山上了。從未趕過這樣的路，竟覺得是一種幸福。妳還記得嗎？年輕時對幸福的定義多簡單，即便只是仰觀距離千萬光年之外的星河，對照起來自己竟如此渺小。儘管渺小，卻試圖做一些壯舉，好讓自己有點重量，不再輕微。我們嘻笑著走完這一段路來到塔塔加鞍部登山口，那裡標示著海拔 2600 公尺，訝異才剛要入山而已，卻也讓我們有點小小成就感。

繼續往上攀爬，老老少少，或前或後，如果有雙俯視人間的巨眼，定會看見逶迤了一路山徑的人像一條不等距的虛線，慢慢皴點著玉山這幅山水圖卷。我擡頭看不到山巔，身在此山，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皴點而已。

當時，我們都聊些什麼話題？無非是山下的一切。一點也不奇怪，不管置身何種高度，我們的心仍習慣停留在原有的低海拔，視線仍緊貼著地表。有時候，我不免想要獨自去旅行，去登山，暫時脫卸所有的負荷，只剩一個輕盈的、像經過格式化的記憶體，用視聽嗅觸各種感覺，接收與儲存異地全新的一切，沒有人來提醒自己的身分與責任，就讓一切沉澱在山下。既然到了山上就不要拿話語不斷攪拌，使得俗務不斷產生漩渦，讓人覺得一圈圈繞著山路不是逐步遠離塵囂，卻像在隨著漩渦打轉。我那時有一絲的不耐，竟然想離開妳，一個人走。

有時候我就是會在最不適當的時間點興起奇怪的念頭。特別是在失去耐性的當下，冷血得近乎六親不認。

天幕在不知不覺中開啓，十月初的秋空湛湛的藍，是最想裁剪下來穿在身上的藍色，幾絲的白雲被高空疾風吹得毛毛，楓槭尚未全部變葉，山還很青綠，只有小撮小撮的赭紅、丹紅、紫紅、橙紅，在群巒間點狀分佈。接下來的路，越來越讓人沒有力氣說話，我們陷入沉

寂。每一口吁吐出的空氣，換不回滿肺囊的氧氣，彷彿最深沉的、出自內裡對學生真誠的付出沒有收到等價等量的回饋，令人頭昏缺氧，於是，漫長的路更顯得步步維艱。

不說話的時候我一個人玩著色彩遊戲，磚紅、臘紅、胭脂紅、水紅、桃紅、玫瑰紅…。卻又在心中自說自話，營造單獨旅行的氛圍與錯覺。緋紅、火紅、深紅、殷紅…，我不僅假裝身邊的人不存在，自己疲累的身體也不存在，只有單純的意識還在蒐羅各式的紅。與花。

（這些紅色，多像試卷上的圈圈點點。）

我還記得要看花。沿路，只在剛開始時有精神去留心花花草草。事情總是這樣的吧，就像我開學前費許多心思記下學生的名字，偏偏第一次上課時，總是這個姓氏那個名字錯戴，尷尬至極。趕行程的腳步無法停止下來，眼睛溜過那些黃的紫的花，吊鐘型、繖狀的花，似曾相識，肯定在某一本圖鑑中翻閱過，卻一點也想不起來名稱，索性不去認了，專心一意對付地心引力往上攀升，在短暫的休息時刻，變得極困倦，只想閉上眼睛。偶然睜大眼睛，一隻金翼白眉在幾步路外，偏著頭打量我們。

不斷有人超越我們而去，看著前方逐漸拉大的距離，即使不甘落後卻也無能為力。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辦到的？他們是血肉做的身體嗎？為何一點疲態也沒有？也許不只是體力問題吧。在這一列斷斷續續蟻行的皴點中，我是用已乾澀的筆所皴擦出來的那一點疲憊？

可是妳的狀況比我還慘然。一路經過孟祿亭、箭竹林、白木林、鐵杉林、大峭壁，妳的行動越來越遲緩。想起我們經常送走所有的學生之後約著打球，每每在我筋疲力竭時，妳都還一派氣定神閑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在山上妳的精神萎頓得厲害，我難以相信在我還可以撐持的時候，妳卻步履蹣跚，體力竟比我消褪得還快，除了意志力薄弱，沒有其他理由。在那個時刻，我變得比峭立的山石還嚴峻，強迫妳繼續前行。覺得這是我的義務，也是責任，並且確信，自己這樣做，將來定會贏得妳的感激，像面對怠惰的學生。我們年紀輕輕就擔任教職扮演起岸然道貌的角色，藏起自己私下脆弱與窘困的一面，戴上一副堅定的形象，強迫他們走該走的路，（該走的路？）說好說歹，忘記自己在青春期中也同樣的茫然與虛無。

當我半鼓舞半玩笑說妳時，妳眼中閃過的那一抹神情，至今我仍猜不透。

想想自己當時也在舉白旗的邊緣，我竟爲了妳想提早退出而生氣，不僅僅因爲自以爲的義務與責任感，彷彿心中想獨行的念頭被妳識穿，又彷彿，自己還未決然離開，妳卻搶先我一步做出我想做的事。只不過，我想往前，而妳想往後。

終於，在一連串石階之前，妳再也不肯邁出一步。我知道，再勸說下去，妳那勉強維持的自尊就要像風化的山石崩落，接下來，我也會被砸傷。

妳跟著準備折返的同事下山，我隨著漫長的隊伍繼續前進，就此分道。

十點半左右我到達排雲山莊，3402公尺。除了補充糧食與體力，在高空不適宜思考，更不適宜對人下評論，那會失去該有的溫度。雖然我還記掛妳的撤退，這芥蒂彷彿鑽進鞋中的石子，不斷地刺痛，惱人，卻擺脫不掉。我強迫自己空著腦袋，全副精神和腳下的碎石坡以及狂掃的冰冽風刀對抗，抵抗怠惰與妥協的下墜引力，擡眼一望，蒸騰霧氣從遠處漫飛過來。

從排雲到山頂僅剩的2.4公里，忘記自己是如何手腳並用掙扎上去的，那些說起成功經驗的人不是都一派瀟灑？彷彿談笑間，山頂便自動匍匐在自己腳下，但是眼前，低溫讓我的臉面麻木，鼻水直淌，一點也不符合我對登頂的英姿想像，絲毫不值得拿來誇耀。

午後一點，終於登上玉山主峰頂，海拔3952公尺。頭開始脹痛得厲害。

只來得及驚鴻一瞥，所有山頭就迅速隱藏在團團的雲後，只能依著告示牌想像那無緣得見的層巒。我已經踏上了。癱坐在原本應該毫無遮蔽的一等三角點前，企圖要替別人，替你，多看幾眼，喘息之餘，發現所有的感覺早已在沿路的斷崖、碎石坡、木橋、鐵鍊扶手中一點一點消磨殆盡了，或許都隨著不小心踢起的岩塊滾落山底，這一刻，只剩下一丁點的興奮與巨大的疲累。登上台灣最高峰，說實在的，也不過爾爾，也許在路上折騰半死的感覺比坐在山頂上還更真實些。

但是，爲了撤退的妳，我似乎需要準備一番說辭，好證明我真的到達，好讓妳後悔與羨慕。不都是這樣的嗎？對彼此都共同經歷的事，我們相視一笑，因爲經驗還熱騰騰，也許等以後涼卻可以拿來咀嚼回味。但是對自己獨有的經驗卻不免加油添醋一番，那才能顯現自己的能耐。所謂的能耐，不就是我有，而妳沒有？

事實上卻是：極力望遠，煙嵐漸濃，我只擁有腳下尺寸的成功。

回到塔塔加鞍部，妳已早早下山，休息多時，回復平日的精神，朗聲問拖沓著腳步的我：「站在東北亞距離天空最近的地方，是什麼感覺？」我以半睜閉的眼斜睇著妳。

那一刻，忽然覺得什麼也不想說。

歸來，好像一切沒變，照常上班，照常約著打球，談論班級經營及學生種種。可是，又彷彿改變了什麼，至少經過妳的教室，看到妳中氣十足的授課與告誡學生，或者，面對妳在球場上的矯健，心中常常浮現的是妳在高山上的脆弱。後來，我越來越覺得那是懦弱。我似乎不曾下山，還一直停留在全臺灣的最高處，俯瞰著渺小的妳。

事情的結束和開始一樣令人印象深刻，開始於登山，結束於下山的幾年之後。妳結婚，生子。妳隨先生調職到中部的夫家附近。我們疏遠得理所當然。然後，有一天下班途中，不經意聽見一則新聞快報，說某學校畢業旅行，三天圓滿的行程結束後，於返家的高速公路上，遊覽車煞車失靈，在關西下坡道連續追撞前車之後翻覆，受傷學生被緊急分送臨近的幾所醫院，有幾位傷勢特別嚴重，到院時已沒有生命跡象，包括隨隊的該班導師。

像禿鷹般的記者，抓掠幾個傷勢無大礙的學生迭聲詰問事情經過，那些驚魂未定的聲音斷斷續續啜泣：「好像…煞車失靈…老師在前面…要大家鎮定坐好…保護…前面同學…」

那個老師，竟然是，是妳。

我要經過多年以後，才能把那個在緊急中護衛學生的妳，和在上山宣布放棄繼續前進的妳聯想在一起。其實我一直沒看清楚，當時妳的種種不適，已經呈現高山症，而我卻執拗認定是妳的怠惰與意志薄弱才半途而廢。我的確攀登上玉山，但又證明什麼？我會在大難來時

，忘記自己只是個凡人，把肉身當成一座無畏的山峰庇護學生免於災難嗎？

現在，妳的高度遠遠，遠遠超過玉山，請妳來告訴我，站在天頂眺望人間，是什麼感覺？